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前 言 聖靈旅行記：基督教的全球傳播史 013

第一編 原始基督教：從耶穌到保羅 019

1. 希臘羅馬世界：基督教的文化母體 021
2. 巴勒斯坦地區的政治與宗教 026
3. 耶穌在加利利 032
4. 耶穌在耶路撒冷：受難與復活 039
5. 基督教的開始 043
6. 保羅：外邦人的使徒 051
7. 原始基督教的社會構成 059

第二編 基督教與羅馬帝國 067

8. 羅馬帝國的宗教 069
9. 基督教與羅馬帝國的衝突 072

10. 早期基督教的殉道現象 076
11. 早期基督教異端 080
12. 早期基督教思想家 085
13. 教會組織的發展 091
14. 羅馬成為“教會之首” 097
15. 君士坦丁大帝與基督教的合法化 100
16. 國家宗教與大公會議 105
17. 基督教的群體生活：崇拜與儀禮 112
18. 《新約》的寫作與成典 115

第三編 中古前期基督教 121

19. “歐洲”的雛形：從地中海到歐羅巴 123
20. 教宗制的產生 128
21. 修道運動的興起 132
22. 王室基督教：法蘭克人與基督教 136
23. 西歐早期的基督教化 140
24. 王權與教權的結盟 146
25. 加洛林王朝的基督教文化復興 148
26. 東部基督教的發展 154
27. 聖像爭論與地中海宗教格局 162
28. 後查理曼時期的教會與國家 167
29. 東西部教會的徹底分裂 173

第四編 中古後期基督教 181

- 30. 西部教會的整合運動 183
- 31. 教宗革命 190
- 32. 神聖羅馬帝國 195
- 33. 主教敘任權之爭：《沃爾姆斯協定》 199
- 34. 大教堂的興建與西歐文化景觀 205
- 35. 新的修道運動：西妥修會 209
- 36. 異端裁判所 216
- 37. 多明我會與方濟各會 220
- 38. 基督教與大學的興起 227
- 39. 中古晚期教宗權力的起落 233
- 40. 十字軍 242
- 41. 經院哲學及其轉向 251
- 42. 早期改革先驅：威克利夫與胡斯 259
- 43. 人文主義與文藝復興 263
- 44. 正教在歐洲東部：拜占庭的滅亡 269

第五編 宗教改革時期 275

- 45. 路德：其人其時代 277
- 46. 路德宗的成型 285
- 47. 改革宗：從茨溫利到加爾文 295

- 48. 英國宗教改革：聖公會的成立 301
- 49. 激進的宗教改革：再洗禮派 307
- 50. 加爾文宗在歐洲各國的發展 311
- 51. 英國的清教運動 319
- 52. 反改革運動——公教中興 324

第六編 現代基督教 335

- 53. 基督教的全球化 337
- 54. 美國基督教 341
- 55. 虔誠運動 346
- 56. 新教的海外傳教 353
- 57. 現代新教各派別 358
- 58. 現代羅馬公教 365
- 59. 第三世界的基督教 370
- 60. 基督教普世運動 376

參考書目 383

譯名對照表 386



插圖目錄

圖 1	亞歷山大東征路線圖	022
圖 2	公元 1 世紀的羅馬政區圖	024
圖 3	耶穌時代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圖	028
圖 4	死海庫蘭地區的宗教社群	030
圖 5	耶穌降生、朝聖與受洗路線圖	035
圖 6	耶穌在加利利行跡圖	037
圖 7	耶穌由北往南路線圖	040
圖 8	耶路撒冷受難圖	042
圖 9	傳說中的使徒普世傳教圖	048
圖 10	第一代使徒傳教路線圖	050
圖 11	保羅皈依、退隱及復出圖	052
圖 12	保羅第一次旅行傳教圖	055
圖 13	保羅第二次旅行傳教圖	056
圖 14	保羅第三次旅行傳教圖	057
圖 15	公元 70 年的早期教會分佈圖	061
圖 16	公元 1 世紀猶太人散居圖	064

圖 17	宗教與古羅馬城市的公共生活：以弗所城	071
圖 18	羅馬帝國大迫害與使徒殉道圖	074
圖 19	伊格納修殉道路線圖	077
圖 20	公元 100 年早期基督教發展範圍圖	081
圖 21	古代教父的空間分佈圖	088
圖 22	公元 300 年的基督教分佈圖	094
圖 23	公元 4 世紀初教會政區圖	096
圖 24	至公元 6 世紀羅馬城的教會分佈圖	098
圖 25	君士坦丁興起與基督教合法化	103
圖 26	羅馬帝國晚期的教會政制	108
圖 27	蠻族入侵羅馬路線圖	124
圖 28	公元 6 世紀歐洲蠻族列國圖	127
圖 29	公元 8 世紀的教宗國	130
圖 30	修道主義西傳圖	134
圖 31	公元 6 世紀西歐教會分佈圖	137
圖 32	西歐持續的基督教化	141
圖 33	不列顛福音反哺東傳圖	144
圖 34	查理曼帝國的政治宗教格局圖	150
圖 35	查爾西頓論爭時的東部宗教格局圖	156
圖 36	正教東方傳佈圖	160
圖 37	公元 9 世紀地中海三大宗教文化圈	164
圖 38	凡爾登三國分裂	168
圖 39	公元 10 世紀蠻族再侵歐洲路線圖	172
圖 40	東羅馬帝國萎縮圖	175

圖 41	東西部教會分裂圖	178
圖 42-1	克呂尼運動歐洲傳佈圖	187
圖 42-2	克呂尼修院歐洲各地分佈數據	188
圖 43	神聖羅馬帝國的擴張與教會東進圖	197
圖 44	神聖羅馬帝國政教關係圖	202
圖 45	中世紀哥特式教堂與歐洲文化景觀	208
圖 46-1	西妥修道運動歐洲傳佈圖	210
圖 46-2	西妥修院歐洲分佈數據圖	211
圖 47	公元 12 世紀歐洲的異端流傳圖	213
圖 48-1	多明我會歐洲傳佈圖	221
圖 48-2	多明我會歐洲各國分佈比例圖	222
圖 49-1	方濟各會歐洲傳佈圖	224
圖 49-2	方濟各會歐洲各國分佈比例圖	225
圖 50-1	中古後期教會與大學的興起	229
圖 50-2	歐洲各國大學建立時間及數量圖	230
圖 51	1378—1417 年教宗分立與歐洲的政治格局圖	239
圖 52	中古早期朝聖路線圖	243
圖 53	中世紀歐洲朝聖路線圖	245
圖 54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路線	247
圖 55	經院哲學家分佈圖	253
圖 56	中古晚期文化名人的空間分佈	265
圖 57-1	拜占庭帝國覆亡圖	271
圖 57-2	君士坦丁堡陷落圖	273
圖 58	路德生平行跡圖	278

圖 59-1	印刷術興起與新教傳佈圖	281
圖 59-2	宗教改革前後印刷中心分佈圖	282
圖 60	宗教改革時的歐洲政治格局圖	287
圖 61	1529 年的宗教改革格局圖	289
圖 62	1555 年的歐洲宗教格局圖	293
圖 63	不列顛宗教改革圖	304
圖 64	激進改革派別在歐洲的傳佈圖	308
圖 65	法國的宗教分立及胡格諾派傳佈圖	313
圖 66	尼德蘭宗教分立格局圖	315
圖 67	1618 年歐洲中部宗教格局圖	325
圖 68	耶穌會興起與羅馬公教的復興	328
圖 69	1618—1648 年 “三十年戰爭” 形勢圖	333
圖 70	16—17 世紀羅馬公教全球傳播圖	338
圖 71	基督教在美國的開端	343
圖 72	虔誠運動世界流傳圖	348
圖 73	基督教傳入亞洲圖	354
圖 74	基督教傳入非洲圖	356
圖 75	基督教傳入大洋洲圖	359
圖 76	新教在拉美的傳佈圖	362
圖 77	新教各派別全球分佈圖	364
圖 78	基督教在拉美分佈圖	372
圖 79	新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分佈圖 (1985 年)	375
圖 80	普世運動的全球開展圖	379



前言

聖靈旅行記：基督教的全球傳播史

公元 2 世紀的一篇文獻這樣談論羅馬社會中的基督徒：

在國家、語言或習俗上，這些人與其他人並沒有甚麼不同；他們沒有另外的城市，沒有另外的語言，也沒有甚麼另外的生活方式。他們各隨己便地居住在各地，或者文明的都市，或者蠻荒的鄉野，衣著、飲食和一切生活習慣也都入鄉隨俗。但是，他們又好像都是另一個世界的公民，表現出一種奇妙而特殊的生活品質。他們居住在自己的故鄉，卻將之視為寄居。他們同其他公民一樣，享有各樣的權利；卻又如寄居者一樣，承受各樣的逼迫。所有的異鄉對他們來說，都是故土；而他們的故土，卻又是異鄉。他們生活在肉體裡，卻不隨從情慾。他們在地上度過年月，卻稱自己為天國的子民。他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像靈魂在肉體中活著一樣。他們生活在世界的每個角落，就像靈魂充滿了身體。靈魂在身體之中，卻又不屬於身體。他們在世界之中，卻不屬於這個世界。（《致戴 尼得斯信》[*Letter to Diognetus*]

這段話所描述的，不只是一時一地的基督徒與當地社會，它更是對基督徒的全球境遇的普遍理解。基督徒“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希伯來書》11章13—16節）。他們總是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地上的公民，屬於世界的歷史；另一方面，是天國的公民，屬於上帝的救贖歷史。

與此相應，作為整體的教會，基督教把自己的本質理解為“聖靈在地上”。這樣，基督教在全球的傳播也就是聖靈在地上的旅行。聖靈在世界上行走，卻又不屬於這個世界。在基督教會及其信仰者個體的身上，都表現出這樣強烈的二元性。基督教的全球傳播史，便呈現為在世界史與救贖史之間糾纏著的緊張關係。基督教兩千多年的歷史，是它征服羅馬、征服歐洲、征服全球的歷史，是聖靈改造世界的歷史；但也是它被猶太人厭惡、被羅馬人壓迫、被歐洲人冷待、被現代人遺棄的歷史，是聖靈被世界驅逐的歷史。

基督教史就是一部“聖靈旅行記”，恰恰對應了人們對於宗教與文化關係的理解。基督教的“屬靈”本質，簡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所特有的某些基本品質。圍繞著基督教的這些特有品質，在歷史的流變發展中，基督教形成一套屬於它自己、不依附世俗力量、不為人的理性所理解的教義、儀式與制度。它們使得基督教成為一個具有獨立自性的“社會文化實體”，對於歐洲乃至於世界的歷史、思想與文化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但它在“地上”，卻使得它不得不身處於一個複雜的社會文化有機體之中，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個“被決定的事物”，它在時空中的展開取決於人類文明的其他因素，如地理疆界、政治變遷、人口流動、哲學潮流，甚至一些微觀的偶然歷史事件等。

在考察基督教的全球傳播史時，人們習慣於按照時間段將其分成早期、

中古、近代與現代。但是，如果宗教不僅是“靈性的產物，而且是地理的產物”，基督教歷史其實就是“聖靈在地上的旅行記”的話，那麼，以文化空間作為劃分的標尺，基督教史則可以分為巴勒斯坦時期、地中海時期、歐洲時期和全球時期。換言之，基督教歷史可以被分解成在不同空間中的文化地圖，不同時段的基督教不過是在不同空間中展開的基督教而已。

本書試圖以專題講解的方式，來考察“聖靈”在地上的時空行程及其社會和文化影響。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它與西方社會文化的其他要素之間的互動關係，是本書關注的首要問題。由於基督教歷史上下兩千年，源於亞洲，盛於歐洲，今天又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傳播，其內容駁雜、頭緒繁多，而且由於中西文化的隔膜，中國讀者難以深刻而生動地掌握其基本的理論、內涵和特徵。對基督教史進行通論性的介紹，常常容易掉入兩個陷阱之中：一是面面俱到、四平八穩和平鋪直敘的格局，令人讀完之後，除了一堆理不清線索的人和事之外，常不知重點或意義何在；二是沒有血肉、沒有細節的骨架堆砌，同樣使人不知所云、枯燥乏味。為避免上述兩個問題，本書將進行以下嘗試：

- 1、繼承歷史寫作“左圖右史”的傳統，並考慮到當代讀者的閱讀習慣，本書運用文化地理學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強調從地理的角度理解宗教的傳佈；本書以 80 幅基督教歷史地圖來配合主文的歷史敘事與分析，使讀者對基督教的文化時空形成直觀的了解，增強讀者對於歷史情形或事件的現場感。

- 2、摒棄高頭講章的模式，以基督教與西方社會文化的關係為主線，以專題的講解帶動對基督教的原理性分析。全書共分六編，60 個專題，既獨自成題又彼此連貫，點、線、面相互呼應，勾勒出簡潔明瞭的歷史脈絡，白描式



第一編

原始基督教：從耶穌到保羅

基督教強調自己是一種“歷史宗教”(historical religion)，即上帝的啟示與救恩乃通過歷史中具體的人物和事件彰顯出來。它強調耶穌是一個歷史人物，他在歷史時空中的降生、受洗、傳道、受難和復活構成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的第一代門徒對其言行的記載和解釋，如“福音書”和“使徒書信”等，在被接受為基督教經典《新約》後，成為形塑一代又一代的基督教團體的基本文獻。因此，從耶穌到保羅這一“原始基督教”時期，對於人們理解整個的基督教歷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1. 希臘羅馬世界：基督教的文化母體

按基督教自身的神學理解，基督是“按所定的日期”（《羅馬書》5章6節）來到人間為世人贖罪，然而，從宗教學的角度言之，基督教的產生乃至其傳播發展，與某些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處境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構成其必要條件。這一背景可以狹義地稱為“希臘化時代”（Hellenistic Age），它約從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東征到公元前30年羅馬征服埃及。在這一時期，伴隨著亞歷山大的東征和他對希臘文化的喜愛，希臘化成為地中海世界最顯著的特徵。或者用一個更為廣泛的文化概念來界定，即“希臘羅馬世界”（Graeco-Roman World），將希臘化時代與隨後的羅馬帝國視為一個整體，涵括從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後4世紀這一大時段的歷史時期。可以說，希臘羅馬世界的文化處境構成了基督教的文化母體。

應該從政治和文化兩個方面來理解希臘羅馬世界的意義。從政治上來說，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發起東征，建立了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馬其頓帝國，隨後的羅馬帝國更是把地中海變成它的內海。與它們相比，歷史上的那些大帝國如埃及、巴比倫和波斯等，其幅員都要狹小得多，多數局限在中亞或小亞細亞的範圍內。而這兩個帝國則包括了歐洲的巴爾幹、小亞細亞和埃及尼羅河地區，面積超過200萬平方公里。它們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帝國。它們將人們的眼界帶到一個前所未

有的新高度，從最普遍、最一般的意義上構建思想體系，是這個時代的思想家們共同的特徵。同時，在這兩個大帝國的內部，東西方社會和政治結構迥然不同，文化多元而分化。在東方是傳統的君主社會，而在希臘和小亞細亞的希臘殖民地，則開始在更大範圍內實行城邦民主制。這些文化和社會之間的差異和摩擦，為這一時期的宗教家、思想家們提供了思考的動力和材料。

而希臘化潮流帶來的文化後果則尤其值得考察。首先，亞歷山大在他建立的馬其頓帝國內，不遺餘力地推廣希臘語。希臘語成為環地中海地區最流行的語言。這種希臘語，已不同於柏拉圖時代的古典希臘語，而是所謂的“白話希臘文”(Koine)。相比於古典希臘文來說，它比較簡單而易於流傳。在這裡，語言不只是思想文化的載體，更是思想文化自身的塑造者。語言風格的變化，代表了文化的整個精神氣質的變化。簡要來說，古典希臘語向白話希臘文的轉變，就是哲學精神向宗教精神的轉變。古典希臘文的典雅、精深對應的是由社會精英所操練的哲學，而白話希臘文則使得一些理念得以在普羅大眾中推廣開來。基督教《新約》的絕大部分就是用這種白話希臘文寫成的，反映了基督教面向普通民眾的特點。

<<<<

圖 1 亞歷山大東征路線圖

東西方文明之間的衝撞與融合，歷史悠久。可以說，亞歷山大東征開闢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新時代。首先，亞非歐同時被納入到馬其頓帝國的版圖之內，東西方文明交流的範圍之廣、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其次，亞歷山大東征並非一個單純的軍事—政治事件，更是一個文化事件，它開啟了影響深遠的希臘化時代。希臘文化被廣泛地傳播到亞洲和非洲，不再局限於愛琴海的狹窄空間內。作為一個政治實體，馬其頓帝國只持續了幾十年，但作為一個文化實體，它開啟的希臘化時代卻長達幾個世紀，並且構成了基督教創生與發展的文化母體。

其次，在馬其頓和羅馬帝國的裹脅之下，東西方文明進入猛烈而又孕育著無限生機的衝撞融合之中。就希臘文明而言，它的哲學和思辨傳統使它的文明具有理性、抽象與普遍的特點；而東方文明仍然處於較為原始的神秘主義宗教階段，偶像崇拜、多神崇拜等仍然十分盛行。而處於亞非歐交界處的巴勒斯坦地區，正是東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樞紐，在這裡除了東西方文明的上述因素外，還有猶太教自身悠久的一神教傳統。希伯來文明圍繞著一神崇拜建立了一整套對世界、人生、社會的解釋系統和價值觀念。對兩希文明（即希臘文明和希伯來文明）來說，彼此都是異質性的。但是，它們又要對共同的生活處境進行回應，這使得它們在彼此衝突中又走向互補和融合。在此意義上，基督教既同時繼承了兩希文明，又在自身埋下了這兩種文明的衝突與矛盾的種子。它們之間的張力，對基督教來說，既是困境，又是動力。

最後，在被納入到世界性帝國的範圍後，希臘哲學自身的精神氣質也被改變了。在成為馬其頓或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後，希臘人失去了城邦的庇護，人們作為個體流落到大帝國之內。這樣，哲學的重鎮也從希臘本土轉移到小亞細亞地區，眾多新形態的哲學產生出來，如新柏拉圖主義、斯多亞主義等。它們的一個普遍特點是：哲學不再只是抽象地討論形而上學問題，而是客觀地觀察生活現實，並用理性對它作出分析和綜合的解釋，從而建立一個精神世界，並依其而實踐生活。哲學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嚴肅的生活，是對命運的恐懼和對死亡的焦慮的克服。在

<<<<

圖 2 公元 1 世紀的羅馬政區圖

羅馬帝國橫跨三大洲，地中海成為它的內海。地中海文化圈在羅馬帝國時期（1—4 世紀）得以發展成熟。環繞地中海而形成的幾大宗教文化如羅馬公教、東部正教、伊斯蘭教都自稱為羅馬文化的繼承人。

此意義上說，希臘羅馬世界的哲學是近似於宗教的。晚期希臘哲學普遍以“世界公民”作為理想人格，就反映了在世界帝國的處境內，個體生命對安身立命之根基的尋求。

總之，基督教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希臘羅馬世界，其文化具有以下三個顯著的特徵：普遍性、倫理實踐性、混合性。首先，它包含了一種普世主義精神。在否定方面，它意指單一民族宗教與文化的崩潰；在肯定方面，它意指多元文化之間的對話與融合，超越單一的民族意識，將全人類視為一個整體的觀念，並進而產生一定的世界歷史意識。其次，它反映了實踐倫理的精神。希臘羅馬時代的思想體系，普遍把哲學視為精神的慰藉，其價值在於指導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這使得晚期希臘的哲學派別普遍帶有宗教性、倫理性的傾向。最後，希臘化時期的文化是混合性的。這一時期形成的新宗教、新哲學普遍同時具有東西方文明的內容，宗教或文化混合主義（syncretism）是公元前後所有思想的共同特點。

2. 巴勒斯坦地區的政治與宗教

巴勒斯坦地處亞非歐的交界處，歷來被東西方各大帝國所佔據。在反抗希臘化的浪潮中，猶太人也曾經短暫地建立起自己的哈斯蒙尼（Hasmonean）王朝。但在公元前 67 年，羅馬帝國的大軍又將其併入羅馬的版圖。公元前 40 年，大希律王被羅馬元老院任命為猶大王（King of Judaea）。但伊朗的帕提亞帝國（Parthia，即安息國）入侵敘利亞地

區，並建立起傀儡政府。大希律王則保住自己對於加利利和猶大地區的統治，直到公元前 4 年。在他統治期間，他修建了多處防禦東部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要塞，還在耶路撒冷修建聖殿。

大希律死後，其王朝分裂，巴勒斯坦陷入四王統治（Tetrarchs）的時期。南部猶大地區由亞基老又稱伊斯納克的希律（Herod the Ethnarch）治理，統治時期從公元前 4 年到公元 6 年。羅馬政府藉口其不善治理，將其流放，由羅馬總督治理猶大，直至公元 41 年。北部的加利利和跨約旦地區則由安提帕的希律（Herod the Antipas）治理，直至公元 39 年。其他地方則由菲利普的希律（Herod Philip）治理，直至公元 34 年。另外還有少數地方由敘利亞人所統治。

大希律王奉行親羅馬的政策，這甚至反映在他以希臘、羅馬名稱來命名他的要塞上，如亞歷山大堡、塞浦路斯堡等。另外，巴勒斯坦地區還有一定數量的希臘、羅馬僑民，他們隨龐培的軍隊於公元前 65—前 62 年間來到巴勒斯坦，並在當地建立城堡要塞，以保護他們免受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侵擾。這些城堡要塞共有 10 個，它們結成聯盟，不與猶太社會來往。它們的名字都帶有鮮明的希臘色彩。可以說，在巴勒斯坦地區，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是深層次的、直接的。

就巴勒斯坦地區的宗教與文化情形而言，猶太教的內部分化是一個突出的現象。雖然猶太人的古代宗教經過近兩千多年的發展之後，已形成較為穩定的宗教體系。但是，在被動地納入到希臘羅馬世界的整體政治文化格局之中後，既由於外部政治局勢的變遷，又由於對猶太教體系內部不同要素的側重，猶太教也出現了深刻的分化。簡要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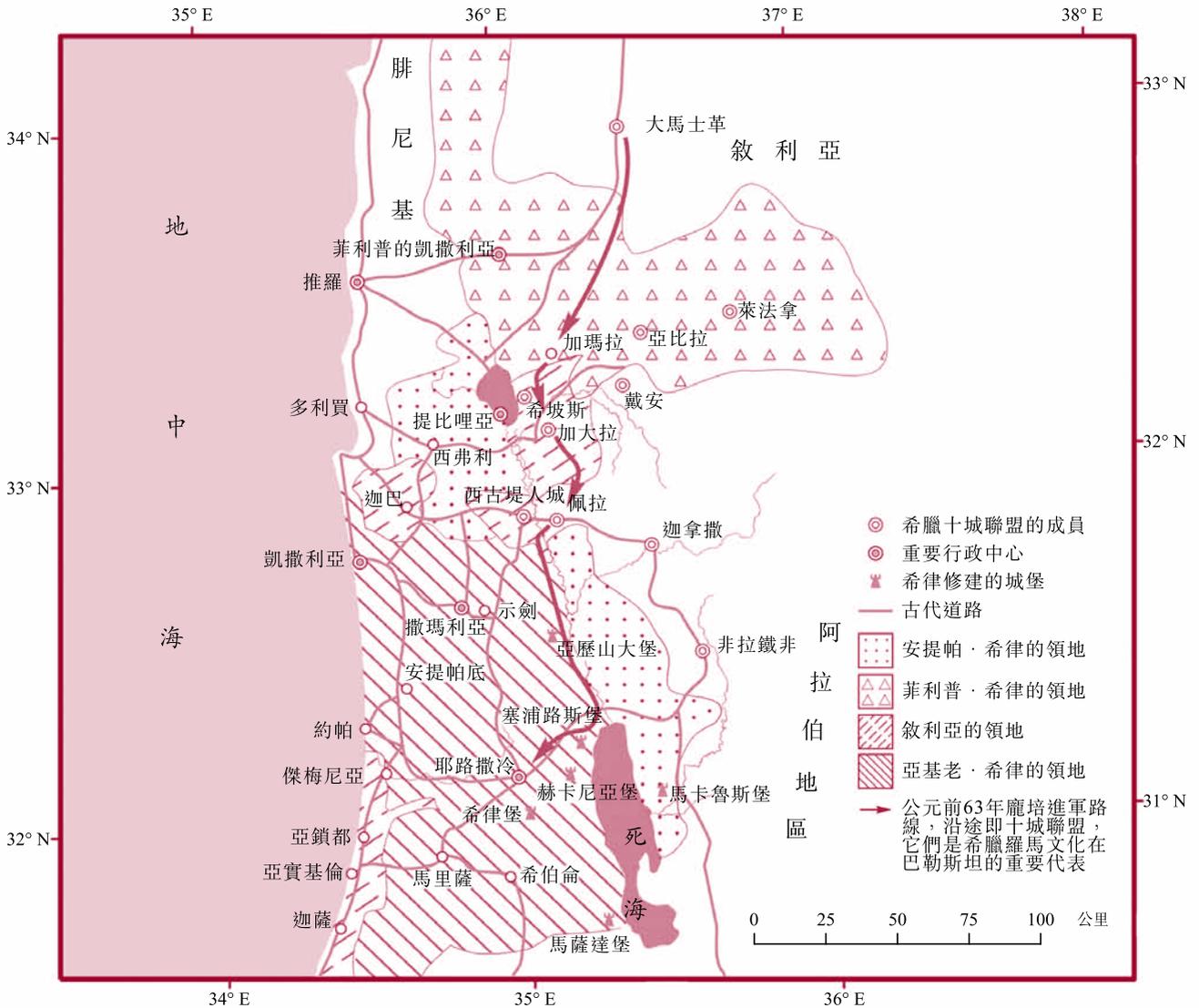


圖 3 耶穌時代巴勒斯坦的政治格局圖

巴勒斯坦歷來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點。在耶穌的時代，猶太人內部多元分化，南北的政治—宗教差異日益擴大，各種教派如撒都該派、法利賽派等，在分化的政治格局中尋找自己的發展空間。同時，希臘、羅馬文化已經實際地進入巴勒斯坦地區。公元前 63 年，龐培進軍巴勒斯坦時，其希臘軍隊及軍屬在東部巴勒斯坦留駐，並形成所謂“十城聯盟”(Decapolis)，即《新約》所謂“低加波利”。巴勒斯坦的多元種族和文化，也是耶穌及第一代使徒傳教的基本背景。

它的分化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如何處理與外部政治帝國如塞涅西王朝（Seleucid）、羅馬帝國的關係？羅馬帝國為了穩定猶太人，雖然允許猶太人可以堅持“不拜偶像”的傳統，不敬拜羅馬皇帝及羅馬神靈，但極力地以羅馬文化同化猶太人。如何面對來自希臘羅馬文化的同化力量，成為關鍵的立場問題。二、以猶太教中的哪些因素作為信仰核心？在經歷了流放時代之後，猶太人已經形成了散居的傳統，與散居的生活處境相適合的，就是“會堂”（Synagogue）的建立，以講經作為主要宗教活動，講經人即“法利賽人”構成宗教的權威群體。但在耶路撒冷，圍繞著聖殿（Temple）這一宗教空間，以祭祀為宗教活動的核心，形成以聖殿祭司為權威的宗教群體。兩者各執己見，從而形成分立的宗教派別。

公元初年前後，猶太教主要分化為兩大宗教派別：一者為撒都該派（Sadducees），一者為法利賽派（Pharisees）。前者得名於以聖殿祭司為核心的宗教法團，在經典上只承認“摩西五經”的權威地位。而法利賽人意為“教師”，集中在會堂，為群眾講解律法，主張將律法運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除“五經”外，他們還認可先知文獻。法利賽人還相信天使存在、末世復活等，而撒都該人則不相信這些。在政治上，撒都該派支持羅馬帝國的政策，而法利賽人則持保留態度。除這兩派外，還有兩個較小的極端團體：一個是奮銳黨人（Zealots），主張用革命手段獲得獨立；另一個則是艾賽尼派（Essenes），著名的死海庫蘭社群（Qumran community）就可能屬於該派別，他們強烈抵制猶太教的希臘化，約於公元前 145 年隱退到死海邊上的庫蘭地區，與世隔絕，一心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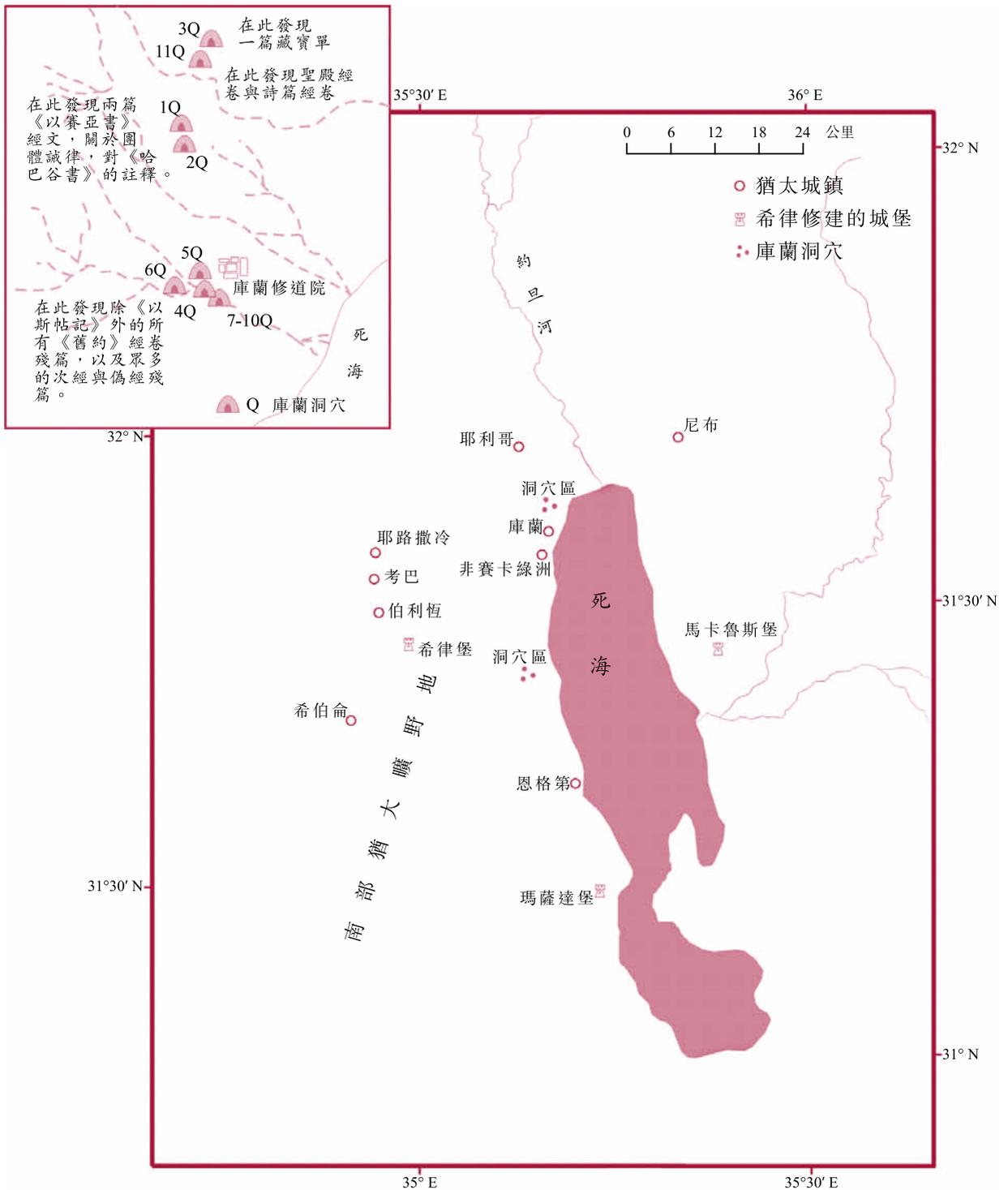


圖 4 死海庫蘭地區的宗教社群

死海庫蘭地區的艾賽尼派，是公元前後猶太複雜宗教群體的一個小分支，但在這裡發現的文獻與遺址對人們理解基督教的經典、思想、禮儀與制度有極大幫助。基督教對《舊約》的解釋、所實踐的洗禮、以“重生”來理解信仰、對天國的理解等，與庫蘭社群都很相似。

盼彌賽亞的來臨。他們相信當前的歷史事件正是對先知預言的應驗，而只有他們才是真以色列人，才能在末世得到上帝的拯救。在福音書關於耶穌生平的敘事中，就多少隱含著這些宗教派別的背景，例如耶穌的一個弟子彼得就被稱為“奮銳黨人彼得”，而保羅在成為基督教傳教士之前，受過法利賽派的嚴格訓練。基督教的某些思想要素，如洗禮、末世將臨、天國、新誠命等，也都在這些宗教派別中有所反映。但是，從宗教思想的總體傾向來看，基督教也許與法利賽派和艾賽尼派較為接近。

按《馬太福音》第2章，為躲避希律王的屠嬰政策，約瑟、馬利亞和耶穌曾離開巴勒斯坦，前往埃及避難。這是《馬太福音》為了回應《舊約》出埃及的主題，即上帝將他的“兒子”——以色列人從埃及呼召出來。當然，如果約瑟和馬利亞真去了埃及，在埃及他們也可以找到相當的猶太散居群體。自流放巴比倫之後，猶太人就形成了“大流散”(Diaspora)的格局，在環地中海世界形成眾多的猶太群體。這些散居群體形成了異於巴勒斯坦的本土猶太人的政治和宗教文化。在政治上，他們多數奉行一種“雙重忠誠”(double loyalty)的理念，既忠於當地政權，又一直保持猶太人自身的宗教和文化傳統。而在文化上，則學習當地的語言和文化，並嘗試以希臘傳統來解釋猶太教思想。以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群體為例，他們最少取得了兩個了不起的文化成就：一是以希臘語翻譯了《希伯來聖經》，即著名的《七十子譯本》(Septuagint)；二是出現了一批調和希臘哲學與猶太教的學者如斐洛等，他們提出系統的理論來融合希臘哲學與《聖經》的一神信仰。

這些散居地的猶太群體，對於人們了解基督教的傳播史，同樣有著

重要意義。原始基督教的傳播，實際上是在環地中海文化圈中的猶太人中進行。這些人打下了原始基督教會的基礎，因為他們更易於接受以希臘語言講述的一神信仰，第一批的基督徒應該都是猶太人。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流散地的猶太人創造了一批表述猶太教核心思想的希臘術語，如“基督”一詞就是“受膏者”的希臘語音譯。可以說，他們為基督教在希臘羅馬世界的傳播，準備了一套現成的經典和文化資源。而在散居地出現的一批融合希臘與猶太傳統的思想家們，最典型如亞歷山大里亞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他們的哲學與思想體系也確實成為基督教教父神學的理論先驅。

3. 耶穌在加利利

單純地將基督教稱為兩希文化的混血兒並不恰當，因為作為一種新的宗教，必須具有某種獨特的宗教創新，才能使得希臘和希伯來文化在它身上聚合起來。而這種獨特性，主要就體現在基督教的創始人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耶穌的身上。

關於耶穌的生平，一些猶太、羅馬史料有零星的記載。例如：耶穌時代最著名的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在《猶太古史記》（*Jewish Antiques*）一書中，兩處提到耶穌。一處較詳細地介紹耶穌的生平，稱他為救世主，但被彼拉多處死，並在第三天復活。由於它與福音書的記載太過一致，普遍被人們視為晚期的添加。另一處則談到猶太大祭司亞那（Ananus）審判一個“被稱為基督的耶穌的兄弟，名叫雅各布”。但由

於約瑟夫並非基督徒，在此他稱耶穌為基督，也被認為是後人所添加。而著名的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在他的《編年史》（*Annals*）中，談到羅馬皇帝尼祿於公元 64 年的羅馬大火後，嫁禍於基督徒，對他們大肆迫害，並說基督徒的名稱來源於基督，他被行政長官彼拉多處死。但是，這段記載更多是對當時人們對基督徒看法的一種轉述，而非事實性的判斷。而且，他只提到基督的稱號，未提到耶穌的人名，在當時被稱為“基督”或救世主的人很多，很難說這就是指耶穌基督的追隨者。而在後世的猶太史料如《塔木德》中，很多次談到耶穌（Yeishu），但它們都與福音書中的耶穌時代不合，當指猶太歷史中別的耶穌。

總體看來，福音書並非是關於耶穌生平的忠實記載，而更多地反映了後來的基督教群體對於耶穌身份的解釋性敘事。由於第一手材料的限制，人們已不可能復原所謂“歷史的耶穌”（historical Jesus）。換句話說，歷史的耶穌到底具有甚麼樣的生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福音書如何敘述耶穌的生平，其中的神學意味何在。因為恰恰是福音書的耶穌敘事中所蘊涵的意義結構，影響了後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教群體，並轉化為具體的歷史力量。

簡要來說，福音書是按耶穌的出生與少年、在加利利的活動、在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活動這三個主題來展開敘事的。它們是以耶穌的個人生命史中的幾個重大事件來劃分的，即伯利恆降生、約旦河受洗、前往耶路撒冷受難等。但是，幾部福音書對於耶穌的生平採取了不同的敘事方式。例如，耶穌的生平從何時開始，幾部福音書就呈現出極大的差異。按最早寫成的《馬可福音》，耶穌的生平開始於他在約旦河裡受約翰的

洗。按最後寫成的《約翰福音》，耶穌的生平則直接以世界的開端為起始，即“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而按《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穌的降生則被濃墨厚彩地渲染。然而，在講述耶穌的家譜時，兩者又都不同。按馬太，耶穌的譜系是通過所羅門而及大衛；按路加，耶穌卻是通過拿單而及大衛。在馬太的耶穌家譜中，幾個女性如喇合氏、路得氏、烏利亞氏等被突出出來，而路加的耶穌家譜則完全沒有這幾位女性。馬太將耶穌譜系的起頭追至亞伯拉罕，而路加則將其起頭追至亞當。這也許反映出寫作這幾部福音書的作者處在不同的信仰群體之中，帶著各自的立場來理解耶穌基督在信仰中的意義。

在福音書對耶穌生平的敘事中，一個基本結構就是耶穌在北部以加利利的拿撒勒（Nazareth）為中心、南部以耶路撒冷為中心之間的來回旅行佈道。這一結構反映在耶穌降生的敘事中。馬利亞和約瑟本來住在北部加利利的拿撒勒，但是奧古斯都進行人口統計，巡撫居里扭（Quirinius）命令所有人都到自己的老家登記上戶。於是，約瑟帶著已從聖靈感孕的馬利亞到南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恆（Bethlehem）報名上冊。伯利恆在猶太人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因為大衛王即是伯利恆人。因此，耶穌在伯利恆的降生乃意味著他是大衛的子孫，而先知預言的“救主將從大衛家出”將在耶穌身上應驗。這是耶穌生平中的第一次南北旅行。

按《路加福音》，耶穌在 12 歲時還前往耶路撒冷，守逾越節的節期。據說，少年耶穌在耶路撒冷聖殿中，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聽見他說話的，都稀奇他的聰明和應對。當他的父母問他為何不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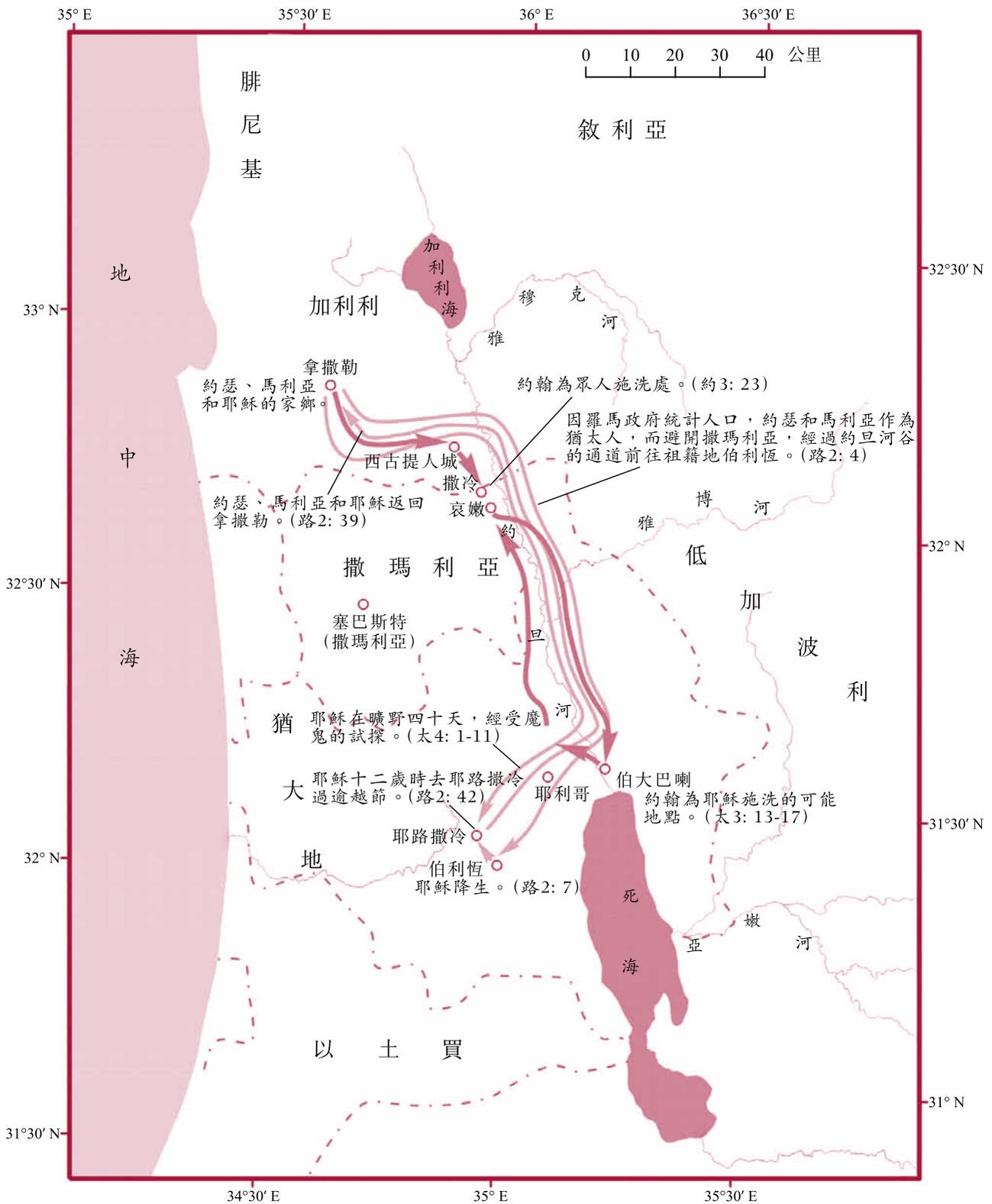


圖 5 耶穌降生、朝聖與受洗路線圖

四部福音書在敘述耶穌的降生、聖殿朝聖及受洗時，都大量運用了《舊約》經文，以說明他的彌賽亞身份。在耶穌時代，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互不來往，因此，約瑟、馬利亞和耶穌南下時，可能選擇約旦河谷的通道，以避免通行撒瑪利亞地區。

拿撒勒時，耶穌答道：“我豈不應當為我父的事為念呢？”（2章49節）這是耶穌第一次稱上帝為父。這是耶穌的第二次南北旅行。

按《馬太福音》，耶穌的第三次南北旅行是他在約旦河受洗。先是有施洗約翰出來，在猶大地的曠野傳講上帝的國。“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大全地，並約旦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承認他們的罪，在約旦河受他的洗。”（3章5—6節）而耶穌也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並受約翰的洗。之後，進入猶大地的曠野中，經受魔鬼40天的試探。這裡，馬太所說的曠野40晝夜的試探，當意指以色列人在進入迦南“應許之地”之前40年在曠野的流浪。在約旦河受洗，經過40天的試探後，耶穌開始要進入他的“應許之地”，開展他的傳道事業了。但按馬太的敘事，耶穌在約翰下監之後，又退回到了北部的加利利。

此後，耶穌受洗後、受難前三年的傳道活動，都是以北部加利利為空間背景的。他採用的基本方式是旅行佈道，活動主要包括：傳講、行神跡。從地理上來說，加利利在巴勒斯坦的北部，地勢較為平坦，地處東西交通要道，商業較為發達，人口也多於南部的猶大山地，但因此他們的民族成份也更為複雜，與羅馬帝國的交往也更加深廣。從古代猶太教的傳統來說，北部地區受先知傳統的濃厚影響，以先知語式傳講上帝的話語，並以行神跡顯示先知身份，是其顯著特點。由此可見，耶穌在北部加利利地區的“邊走邊講”的活動方式，正是繼承了這樣的先知傳統。

>>>>

圖6 耶穌在加利利行跡圖

幾部福音書對於耶穌言行的敘述多是出於各自的神學意圖，對於耶穌的行動路線的記載出入較大，因此人們很難從福音書中構建出一幅完整的耶穌行跡圖。加利利位於巴勒斯坦北部，屬於傳統的北部以色列文化區。按對觀福音，加利利尤其是加利利海附近是耶穌早期活動的主要空間場景。